

箩筐精神放光彩

□何振亚



吾籍古文都，应跨过大江，来到古铜都，雅称铜都人，三十八年来，美好记忆数不尽，印象尤甚者：箩筐精神，光彩照人。

(一)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吾来江南第一个春节，即一九八六年正月初三，应邀赴时任铜陵有色总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刘玉恩家做客。刘总特别高兴，他亲自下厨房，烧了一盘铜城人喜欢尝的花椒鸡，美意含情。

席间，刘总首先站起端着一杯美酒，言道：这第一杯，为您这位“过江之客”接风洗尘，祝阖家幸福！当我回敬后，他紧接着又端起满满的一杯，深情之言：我代表铜陵有色总公司十万职工，欢迎您光临我公司任教，为有色培育人才，表示敬意！

酒过三巡，刘总酒意甚浓，滔滔不绝，介绍铜都简史，他提及“箩筐精神”，这是我平生头次听到的这个有分量的新鲜词语。

何谓“箩筐精神”？刘总作了诠释：铜陵有色人在艰苦创业进程初期，凭着浑身汗水，用铁锤铜钎开山凿石，用竹杠箩筐抬石装矿。我们铜陵有色就是靠“箩筐精神”起家立业的。

雨中览呈坎

□汪厚明

灰白色的云，疏疏落落，像一块深浅不一的遮阳布，铺盖在呈坎古镇的上空。遮挡不住的太阳，从灰白色云层的缝隙中，穿透出刺眼的光芒，那半晴半阴的天和独特的地形地貌位置，仿佛《易经》八卦里的阳（呈）和阴（坎），形象地神话了这座千年古镇。我思绪随它所牵引，产生了捷足先登，身临其境的欲望。

俗话说：亮一亮，落一丈。没过一个时辰，天空下起了温柔的小雨滴，在白花花太阳下，我们冒着小雨，登上观景台。放眼远处，青山巍峨，马头墙掩映绿丛中。那青的山，白的墙，在细雨中，相映成趣，似一幅世外桃源的画卷。收回视线，眼下是迷人的永兴湖，托举着绽放的青莲，倒映在水中的白墙、石拱桥、竹排上游客，随风摇曳，弄皱了湖面。那一静一动的景致，无疑就是朱熹笔下：“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的形象写照。

往村里走，有道门坎，当地人叫它是平安坎。门坎两边有一对像狮子般的模样，但它并非狮子，而是一对神兽。它日夜守护着村庄，当地人称它为守护神。据悉，过坎时用手摸摸它全身，就会保佑你一生无坎。我从不迷信，但看到来往的过客都在触摸。这并不奇怪，谁不想一生无坎平安呢？我被感染了，伸手摸了摸，不为别的，呵呵，只为今生无坎。

刚进村庄，雨就下大了，我们冒着雨，踏着青石板路，在湿漉漉的巷子里闲逛。那清一色的徽派建筑，历经沧桑，青黑色的墙面，木制的门，如果不是墙上那些砖雕，石雕图案不同，在这三街九十九条巷子里，让你很难分辨出方向。凝视着这剪不断的雨丝，古镇如面纱轻透的女子，若隐若现，让人不由得想起戴望舒《雨巷》中打着油纸伞的丁香姑娘……

有人说：下雨天，留客天。这场大雨，恰逢游览村落时到来，本想一点点渗透解古镇的历史，老天却让我们如愿以偿。或许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天意吧。人随天意，客随主便，我们先后长时间地在古朴典雅的善居室、罗东舒祠、燕翼堂等名胜观光。雨虽打乱了节奏，但它让我们收获满满。在这里了解到厚重的人文历史，领略了高超的建筑技艺。

在屋内，赏唐宋元明清的古典建筑；听雨打黛瓦的声音；看串串雨珠，顺着屋檐滑落在屋内天井的弧形，真是大饱眼福，别有一番情趣。尤其那雨滴声，似七绝中的韵律，像跳动的音符，仿佛就是配乐朗诵唐诗宋词意境里的画廊。

走出古宅，眼前是另外一番景致，让你欣赏到与古建风格截然不同的自然河流。那河水清澈透明，轻轻浅唱，像玉带伴着一缕青烟，带着朦胧，带着神秘，从村前静静流过。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座小桥连接两岸。桥上，行人寻找着自己的欢乐。桥下，流水朝着向往奔腾不息。小桥、流水、人家……融为一体，使本来就很婉约的古镇，又多了一份江南水乡的景致。

坐在回程车上，雷雨相伴，沿途景观树向我们挥手道别。悠远古朴、静雅清灵、脱俗逸致的古镇，渐渐地离开了我的视线。我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回味着古镇朦胧之美、婉约之美和古典之美，就像影视镜头里的画面，在脑海轮番上映，勾起我一次次地回望。



刘总越说越兴奋，他激动地说：“一九五三年五月一日，是我们公司特大喜日！新中国第一炉铜水在铜都流出来了！新中国第一批合格一曲铜锭在铜都浇铸了！箩筐精神，唱响了新中国铜工业基地序曲……”

最后，宾主共同干杯，同赞“箩筐精神”。

(二)

山青水绿，鸟语花香。一个星期天上午，由现任职联泰传媒公司当年铜陵有色高中优秀学子程拥军同志开车陪同参观古铜都圣地金牛洞。

金牛洞古代采矿遗址，位于铜陵顺安镇凤凰村，国家2A级风景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此处早先有一座小山，山腰有一古洞。民间传说天上神牛私下几间，因迷恋凤凰山风景，而不愿返，天帝屡屡唤之，神牛钻入此山中，化为金牛。金牛洞由此得名。

根据有关考察资料，金牛洞遗址的年代始于春秋。当时的采矿活动最初是露天开采，再延着矿脉凿开深掘。从清理出的竖井、平井、斜井都是木撑结构。我们参观者可以看到木档木支撑，看到从矿井中发掘出来的铜凿、铁斧、铁锄、竹箩筐等原始工具……由此可知古代矿工如何艰难艰苦开采铜矿的。

铜陵有色人将古人采矿立业的艰苦奋斗精神，以箩筐为象征，概为“箩筐精神”，世代传承，弘扬光大，创造辉煌，可喜！可敬！

(三)

“箩筐精神”，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发挥其优势，则可开辟新天地。

1996年，铜陵有色放眼深远，把铜业移植于铜矿资源匮乏的江苏省张家港地区，成为该市唯一一家国有铜企，充分利用该地区交通便利、毗邻港口、周边市场稳定的地缘优势，从而在铜业竞争激烈的华东市场占据一席之地。作为铜陵有色省外企业，资源、设备等无法第一时间送达，从而人才输送成为了当时的第一要务。正是这群“创业先驱”带来了冶炼技术，带来了生机与活力，更是将铜陵有色“箩筐精神”的火苗在这片热土上点燃，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经过20多年的发展壮大，现如今张家港联合铜业公司已从当初荒芜江滩上的小作坊发展成了一座现代化绿色冶炼工厂。在高速发展中寻求绿色转型，在技术革新中实现自我突破。近年来，随着PC机组、电解车间的不断技改升级，该公司年产阴极铜产能达到近30万吨。

事实证明：具有“箩筐精神”，就能战胜与排除困难，迎来新发展新胜利。

(四)

“箩筐精神”，与时俱进，乃是推动技术革命之强大动力。

铜陵有色人，坚守“箩筐精神”，将“箩筐精神”融入时代精神，成为强大的动力，促进与推动技术革命，创出了惊世成就。

凭着“箩筐精神”，在建国初期，在荒山野岭建起了新中国第一座铜矿、第一座冶炼厂、第一个铜矿企业……凭着“箩筐精神”，逐步新时代，高速度进行冶炼全过程技术革命。昔日有色生产车间“大海夺铜”的场景，只能在历史展览馆再现；今日创新技术革命，显示了自动化、智能化，世界先进水平的冶炼，绿色冶炼，时代一流冶炼。

凭着“箩筐精神”，逐步新时代！铜陵有色，已成为安徽国企“领头雁”、中国有色企业排头兵、跻身挺进世界企业500强，金光闪耀的“铜冠”享誉全球。铜陵有色近年来，先后荣获：国家创新型试点企业、全国实施卓越绩效模式先进企业、国家首批循环经济试点企业、全国质量奖、中国工业大奖表彰奖。

“箩筐精神”大放光彩，铜陵有色人同心同德，在新征程高歌猛进！

(张家港铜业公司 选送)



好时光

盛利者 摄

水圩谢氏宗祠

□周巨龙

谢氏宗祠坐落在铜陵市郊区陈瑶湖水圩村的南边。水圩是陈瑶湖畔谢氏聚居而居的村落，最早可追溯到明朝初叶，开始的地名叫“水围”，那时陈瑶湖的水四周围着水圩。凭借着方圆几十里的一处通江咽喉，水圩村码头密集，商旅和商船如过江鲫，水圩人赚得盆满钵满，建起了遍布全村的徽派民居。

谢氏宗祠建筑面积1250平方米，已有300整年历史，粉墙黛瓦，歇山顶，马头墙，为典型的“三间穿堂”式徽派建筑。在解放后一次文物普查中，省文物专家称谢氏宗祠为“规模宏大，年代久远，保存完好”的“皖江北岸第一祠”。宗祠的正门向内缩进，显得更加宽敞、威仪，同时又显得很谦恭，大门配置有两块石质门当和两个木质户对，从正门进去可见两个水圩户对，从正门进去可见两个水圩户对，从正门进去可见两个水圩户对。

前厅和正厅悬挂着许多匾联，如“大方伯”“怀远将军”“峡江声影”等，其中“大方伯”系明英宗天顺元年

(1457年)赐给谢佑的，谢佑是励志的典型，其父早卒，家贫，“每袖书于牛背上读”，结果成了明朝桐城第一个中进士者，官至山西右布政使，他“所至莅官慎勤，心存仁厚，凡所设施务使民沾实惠，前后志操始终一致”，是清廉的楷模，因而受到明英宗和明景帝两任皇帝的褒奖。宗祠的宝树堂里还陈列了现当代“一门双馆员”的全国知名报人上海文史馆馆员谢蔚明和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安徽文史馆馆员谢采薇的事迹。

宗祠三厅之间有两口天井，既有“四水归明堂”的聚财之愿望，也有通天接地的人神共通之寓意，在室内借助风雨雷电、流动的空气、折射的阳光和高远的天空，水圩人展示出一种天人合一的追求。看宗祠的老奶奶说，古人很聪明，在天井阴沟里放生乌龟，借助乌龟的爬动保持阴沟的畅通，既简单，又生态。宗祠的后厅是供奉着祖宗牌位的享堂，旁边是观音堂。谢氏宗祠的后厅与正厅之间的两侧还有一种其他宗祠所没有的构造——右侧钟楼，左侧鼓楼，除了报时，主要用于祭祀——每逢可以唤醒家族共同记忆、强化家族凝聚力的祭祖大典，香案从后厅排到正门，在缭绕的香烟中，钟鼓齐鸣且乐手登楼演奏韶乐，族长率领族丁地动山摇地匍匐拜。

而桐东抗日则为谢氏宗祠增添了一抹鲜艳壮丽的色彩——80年前，水圩周边鱼龙混杂，既有日寇进剿，又有顽匪和国民党顽军盘踞骚扰，但水圩人讲究正义与勇猛。当年“大战九华山和尚”的东乡“三十六名教”中就有两人是水圩人，其中谢依俊面

对仇家派两名高手上门寻衅时，机智勇敢地单手托起一只100多斤的石磨当茶盘献茶吓退了对面。对于新四军的到来，水圩人排除干扰，不仅慷慨地提供供养，而且把最神圣的宗祠腾了出来，新四军第三支队挺进团和“三三制”政权的桐东区抗日民主政府都是在这座宗祠内成立的。

也可以说，这座宗祠是现今的铜陵市范围内规模最大且有根据地的抗日斗争——桐东抗日的心脏。从这里走出了两位开国中将林维先、黄火星和三位开国少将谢忠良、杨汉林、阙中一。桐怀潜中心县委书记林立的勤务员周建华则在解放战争中成长为全国战斗英雄。前些年，当地党委政府在宗祠西侧院里建起了桐东区抗日民主政府旧址革命文物陈列馆，陈列馆的大门上挂一副木刻楹联：“抗日壮名曾聚群众朝北斗，振乡荣宝树更催大志起东山”此联既突出了谢氏宗祠在抗战中的重要贡献，又点明了水圩人力图振兴的荣徽大义，对仗工整，精准、凝练、大气，乃出自当代楹联大家陈自如先生之手。

经历了时代的风风雨雨。到本世纪初，宗祠毁坏严重，有的建筑坍塌，有的厅堂柱毁榫断、砖瓦破碎而导致漏雨穿风，院内院外杂草丛生。因为桐东抗日和宗祠关乎每家每户，水圩人筹资300余万元按文物的要求对谢氏宗祠进行了修缮。此后，谢氏宗祠作为桐东区抗日民主政府旧址纳入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分别被确定为安徽省文物保护单位、安徽省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和安徽省首批革命文物。

这些年，总觉着自己不老不小，一个五六十岁年龄的人，又在机关工作，整天扛着头发花白的脑袋在人前晃来晃去。说是个老爷爷吧，不够份儿，说不老吧，明显显老了，实在尴尬。所以，每次理发都要焗油。

我年龄大了，要求不高，觉得头发短整齐就行，很是看好小区那些专为中老年人开的理发店，或者公园、街角设点理发，每次十元，不用排队，省钱又省事，方便得很。但那里不焗油，无奈还得到人声嘈杂、车流如潮的街上的美容美发店去。可去了剪发带焗油要花五六十块钱，让我觉得麻烦，浪费时间，价格还贵了点儿。这让我不由得想起从前。

小时候在矿区生活，没上学前，理发都是母亲带着到矿上一个姓王的师傅家去，花一毛钱理的。王师傅是上海人，拖儿带女的还有一个老母亲，一家六七口人住在家属院平房里。他在矿上理发室上班，工资低，养活不了一大家子人，就在自家屋里墙上挂一面大镜子，地上摆放一把木制理发椅，抽空利用下班时间给人理发挣点钱。

矿上的理发室分早晚两班，从早晨八点开门一直到晚上九点关门。他上早班，下午在家给人理发，上晚班，就早晨开门干到下午去上班，两头不耽搁。再说理发人多，也不影响矿上理发室的生意，加上那时也不讲究经济效益，没人管。他理的又好，很多人专门找他理发，使得他家人来人往的生意还不错。

我上学后，母亲在副业队上班时间，就由父亲带我到矿上的理发室去理发，那儿宽敞明亮。一字排开有六七个跟在电影中看到的上海美发店里一模一样的白色理发椅，墙上的一面巨大的镜子明晃晃的照人。理发用的也都是嗡嗡作响、不夹头发的电动推子。理发员除了两个男的，一个是前面说的王师傅，一个是位姓何的师傅。俩人当班长，其余全是阿姨，她们

小时候理发

□胡旭

说起理发票，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没听说过，那是当时国营企业给职工的福利，每月发一张，拿着去理发不要钱。父亲整天下井，嫌头发脏了难洗，就剃个光头，两三个月理一次发，省下理发票给我用。以至于我在矿上学生活十多年，理发从未花过钱。

长大参加工作离开矿上，一到单位我就乐了，那里也有一个跟我们矿一样的理发室。我也享受上了父亲一样的待遇，每月领到一张理发票，拿着去理发不用花钱。又后来，我们每个小单位也有了一个小理发室，理发更方便了。

不知从哪年开始，社会上出现一些心灵手巧的小媳妇、大姑娘们开的美容美发店，从南至北，如雨后春笋般一个个冒出来，遍地都是。装修温馨舒适、服务周到，取名叫什么发屋、发廊、发型设计室五花八门新颖的店名，以其理出时尚漂亮的发型，引人纷沓而至，导致单位理发室甚至国营理发店门庭冷落，淡出市场，很快消失无影无踪。

转眼一晃，五十多年过去了。想起这些，不由感慨，那些个年月在矿区生活的简单和方便。

幻想村庄

□费城

久居城市，如果不是应邀到库区采风，我断然不会想起那些隐没于水畔的村庄。

走在曾经走过的路上，那些老旧的青石板、土坯房、泥土路，还有残损的屋檐仍在。小径蜿蜒曲折，行道树的屋檐仍在。小径蜿蜒曲折，行道树的屋檐仍在。小径蜿蜒曲折，行道树的屋檐仍在。

回想彼时，乡村，依山而建。山民，临水而居。流水，遇沟而过，绕山低流。那些流淌在山间的时光，烂漫到无声，山间岁月只惊人的一瞥，便将日暮晨昏点亮。

如今，行走在茫茫村道上，人烟散尽的村庄少了生气。四野草蔓疯长，空寂寂寥萦绕在心。回想昔日鸡犬相闻，炊烟四起的农家景象，如今早已淹没在过往烟云中。曾经走过的路，看过的云，都已悄然隐匿，不知所踪。然而，少年时的旧居还在，以及门框上歪歪斜斜的身高线，依然标记着童年成长的样子。

伸出手，推开故居颓朽的门，旧年影像在瞬间扑面而来，仿佛一切近在咫尺，又如此寂寞遥远。所有成长的记忆，无论快乐悲伤，都沉落在心灵底片上，凝固为石，风干成昔日内心的影像，任凭记忆温暖擦拭，直到透射出别样的光和亮。

多少年来，人们似乎从未留意过这些逐渐消失的村庄，即时乡村生活日新月异，即便这个村庄隐匿了，那个村庄依然还在。只不过，村东村西间的距离缩短了，而关于童年乡村的浅白记忆，已然与这方山水融为一体，早已分辨不出消失的是哪一个村庄。

面对故乡，我永远是个沉湎在记忆里的孩童。然而，从乡村到城市，又有谁对成长的记忆不留痕迹呢？

当我回到故乡，重新寻访一些被时间洗过的痕迹，那些一同追逐嬉戏的孩童，仿佛还没洗净手掌的泥巴，不经意间已为人夫、为人父。而慈爱的老人，已在不确定的时间走向泥土，长眠在村边小河旁，高高低低垒的土丘，仿佛一道生命的站岗。而数年前，那里曾是孩子们游泳后晾晒衣服的地方……

若是在夜里，那河岸有人连夜赶渡，手上握着灯笼或者手电筒，只消隔着宽阔的河面摇晃一下灯罩，便可听到沿岸传来“汪”的一声犬吠。不多时，河那边悠然点亮一盏豆油灯，一个佝偻的背影摸索着来到河边。哗啦啦……哗啦啦……一阵清脆的渡船锁链声从水面跌宕开来。

至今，那清越的划桨声，依然在小小的渡船上颤悠着，随同潺潺流水，荡入悠远的记忆深处……

无声的水，渐渐淹没了村庄。那些曾经走过的村落、房舍和小路，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同时，消失的还有田畴和炊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山村生活。现如今，眼前取而代之的是一湾绿水，如绸似带，浩浩荡荡，拂过驻足者踏访游览观光的视野。抬首，目力所及之处，唯见水面裸露的屋顶和树冠的尖顶，几只灰头土脸的水鸟栖落其上，偶尔扑落几声幽鸣，亦随远道而来的山风遁入空茫。

世事沧桑，山村的每一缕风、每一轮新月，都将定格成生命中永不消逝的风景。时光飞升如炊烟消散，当岁月载着山村渐渐远去时，昨日所有的梦都将恍若隔世，曾经努力寻访的痕迹，如今已然无可寻。

我知道，我的村庄亦将被流水带走，最后消逝在令人过目难忘的观景台前……

人，许多时候是怀旧的。一棵树、一束花、一株草，便是一段美好的回忆，便有无数的念想在心中搁浅。繁华过后，化为烟尘消逝。风过的日子，我把乡村的美好记忆装点成风铃，悬挂在城市窗前，守望落日余晖下，远乡的静美。

